

新評論

半月刊



第八期

目錄

建國問題答客問……………王芸生

論歐戰之演變……………周子亞

改革省區之另一方案……………楊曾威

青春(散文)……………蘇雪林

編輯後記……………編者

【本刊零售一角二分】
【半年連郵一元四角】
【全年連郵二元七角】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發行編輯者
新評論社
編輯部：重慶南泉五號
發行部：重慶來龍巷三號

本期文字由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特字第一六二六號審查證

建國問題答客問

王芸生

一、李準先生來函

芸生先生：我要寫這一封信給你，已不止一次，但總無勇氣執筆。何以故？因為我所想請教的是政治上的問題，而我本人則為工程界的青年，來談政治，似乎外行。但我終於不能不寫，因為我想說的問題，直至今日，在國內報章雜誌上尙很少見人討論過。但這問題，在我看來，性質非常重要，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所以不揣冒昧來寫這封信。我在要說我的問題以前，先提出二條問題及其解答為前提：

(1)何以世界各民族國家在對外軍事失敗以後所得結果並不一致？有的在軍事力量崩潰以後，政治經濟均成為戰勝者之附庸，如朝鮮印度等國是。有的在軍事力量崩潰以後，並不失去獨立自主，經過相當時間的修養，依然不失其世界強國之地位，如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後之法國及一九一八年歐戰失敗以後之德國是。

(2)中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推翻君主政體以後，何故始終不能建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以致發生二十多年的內亂，建國工作無從推進，造成今日這個局面？這兩個問題的解答，性質非常重要。就問題(1)而論之

；假使我們是一八七〇年之法國及一九一八年之德國，則我們軍事力量雖然薄弱，但又何必怕對日作戰？因為戰敗了也不會失去獨立自主，不過那麼一回事而已。但我們目下却不能如此。何以不能？那便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若果我們以爲一八七〇年的法國及一九一八年的德國在武力完全崩潰以後，對手方不願使他滅亡，那便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爲假使普法戰後，普滅法，便不會有一九一八年的局面；歐戰後，法滅德；也不會有今日希特勒威脅歐洲令法國臥不安枕的局面。由此而論，當時法德所以不致滅亡，並非對方不欲滅他，實由於他們本身自有其令敵人不能滅亡之自存之力。我們現在所要尋求的便是這種力量是什麼？中國何以無此種力量及如何造成這種力量？就問題(2)而論之：中國自一九一一年後發生二十餘年的內亂，建國工作無法進行，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統治全國，領導全國，實爲其主要原因。近兩年來方才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但我們不要忘記這統一是由外患所促成，若干方面的摩擦與紛糾，尙未能完全免除，所以今日我們的政府，其權力尙未臻至理想的地步。同時，在戰後是否能維持此因外患而促成的統一局面，亦爲疑問。至於過去我們何以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那便又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必須尋出其中原因，設法消滅或避免之

。若不然，安知在外患去後不又重蹈過去覆轍，發生內亂的危機？

關於第一個問題的解答，一般說法都認為這是文化程度高低的關係。民族文化程度愈高，則其自存之力愈大；反之則否。這種說法，無疑地是對的。但文化二字涵義甚廣，例如音樂藝術自然是文化中之重要成份，但世界上擅長藝術的民族便不少是失去獨立自主的民族。科學也是文化中的重要成份，但有不少的大科學家出身弱小民族。我們的仇敵日本，並無佔有世界地位的學者，但却不失其強國之地位。由此可以斷定，每個民族國家的自存力之高低，雖依其文化程度之高低而定，但並不都與文化中之任何門類有關，僅與少數有密切的關係。至於這與民族自存力強弱有關的是什麼？據我看，是人民有沒有一個合適於這個民族國情環境的政治哲學。具體的說，便是民族國家觀念之普及與否，政治知識之高低及組織能力之強弱。至於科學及物質建設反居次要。何以故？因為戰勝者若要滅亡戰敗者，自己決不能直接統治，除了設立傀儡政府以外，別無他法。假使普法戰後之法國及歐戰後之德國，其人民亦如我們一些同胞之麻木，甘心受敵人所設傀儡統治，同時亦有人甘心作敵人傀儡，則不論法德平日科學如何發達，物質建設如何繁盛，在軍事崩潰以後，亦只資敵人利用而已，自己決不能保存。東北四省鐵道建設本為全國之冠，九一八後反被敵人利用，用以運送我們的義勇軍，便是現成實例。東北人口在三千萬以上，歐洲一小國尚不能及。假使這三千萬人都具有民族國家觀念，政治知識

相當高，豈止敵人今天不能打我們，九一八後要統治東北都不可能。

我們人民政治知識何以太低？不止因為教育不普及，而且向來教育根本就不注重於此。我們人民何以無民族國家觀念，則不盡由於教育不普及及，主要的原因則為中國之地理環境及歷史所養成。中國除了近百年外，四千年歷史，差不多都居於一種孤立的環境下，並不是無異族侵略，但在政治及文化二方面能同時與中國抗衡的民族是沒有的。民族國家觀念之發生，實由於政治文化二方面勢均力敵之民族間之摩擦接觸。中國過去既處於這種孤立狀況下，便在無形中養成了天下一國的思想，也可以說是世界主義。這種思想，在現在已受過教育的人已完全消去，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未受教育的民衆，無形中仍然保存着這種思想。

關於問題(2)的解答，我以為也是間接的受了傳統的世主義的影響。何以故？因為我們既然無民族國家觀念，所有的道德思想便差不多完全以個人為對象。在這種形勢之下，要維持民族的團結及成立政府，其原動力便與今日世界各國異。今日世界各國之所以能維持民族的團結及成立政府，其原動力為人民愛民族愛國家之精神，及政治之覺醒。中國過去所賴以維持民族團結及成立政府者，則完全為人民忠君（或領袖個人）之精神。民族之團結，政府之存在，均以君主個人為重心。中國有史以來所以始終為君主政體者，這實為其重要之理由。在這傳統的國情環境中，我們要建設近代的國家，如遜清之極端專制的政體，當然不合適，民主政體

則限於人民之思想知識，無法實行。當此過渡時期中，我們只可行開明的君主政體或領袖政體，免因民族及政府失去重心，招致內部之分裂，同時當努力以教育工作，改變人民思想，並予以政治訓練，至時機成熟，民主政體自然可以實現。但所不幸的，是過去無人知道注意於此，推翻清廷以後，以為民主政治馬上可以實現。但却忘記了人民傳統思想根本與民主政體不能相容，政治知識更不足以語此。民國以來的內亂，差不多都可以用此說明，因為一方面知識份子不要君主政體，一方面民衆不能實行民主政體。在這兩個條件以下，民主政體既無法成立，君主政體又為時代所不容許，政治根本不能成「體」，自然無法建立一個有力的政府，並演出二十餘年內亂的悲劇。

假使以上所說的是不錯的，那麼由問題(1)及問題(2)的答覆，可以推出以下的結論：

1. 我們如要同德法各民族一樣具有強固的自存之力，不因軍事崩潰而失去獨立自主，則我們必須提高人民的民族國家觀念及政治知識。

2. 我們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體，永不發生內亂，亦須提高人民的民族國家觀念及政治知識。

現在我們說到問題的本身來了。因為我們要達到以上的目的，以目前教育狀況而論，不止不是一年二年的事，即十二年二十年也辦不到。但我們目前對這問題的解決，需要至切，決然等不及。退一步講，假定我們對日軍事完全失敗，我們固不能聽淪陷區內民衆束手作人牛馬，但在西南敵軍不能

達到之地，我們亦要建立反攻的根據地，作捲土重來的準備。進一步講，敵人完全崩潰退出中國，而我們國情及民智程度仍在君主政體及民主政體的過渡期間，政治尚未成「體」。到了軍事結束以後，目前因外患而促成的統一局面一定又有問題。在前者的狀況下，我們非迅速達到提高人民民族國家觀念之目的不足以圖存，不增強政府之力不足以言向敵人反攻。在後者狀況下，則非鞏固政府之地位不足以進行建國工作，非使民衆受相當時期政治教育訓練，不足以完成建國工作。由此我們可以再得到二條結論：(一)目前中國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在如何提高人民民族國家觀念並灌輸以相當的政治知識，其程度只須能達到圖存之目的，至於能否行民主政體，反不重要，因為這個須受長時的教育訓練，萬來不及。(二)其次為如何增強政府之力量，鞏固政府之地位。

關於前者，則我們的教育組織及目的方法，應加以改變，除了培養專門技術人才的學校及其預備學校以外，所有中等學校均應以培養提高民智之人才為主要目的。入學之限制需寬，因為這種人才是多多益善。修業之期限宜短，以求大量製造。學科應以史地及政治為主要。畢業後應普遍的設立國民學校，以容納這種人才，或者令其有組織地參加民間各種組織團體，以發揮其教育宣傳的力量。至於小學，在後二年級內應注重簡要之史地政治知識，不應以識字為滿足。因為我們多了十個識字而無民族國家觀念的人，不如一個不識字而有民族國家觀念的國民。至於目前已入社會之知識份子，均應在各人的環境中自動負宣傳之責，尤其是已入任何黨

之人士，更責無旁貸。以今日國民黨而言，有黨員二百萬人，再將其他黨派均加入，當已近三百萬之數。假定每人能在一月提起十個未受教育的國民的民族國家觀念，則我們共可得三千萬單位的力量。只此已足令敵人無法亡中國。至於這個是否可能，我敢相信一定是可以的。但須注意下面的條件；第一、現在的宣傳材料及方法要加以改變。因為民族國家觀念之發生，實基於史地政治二種知識，現在中國百分之九十的民衆均缺乏此二種基本知識。我們宣傳的對象若是城市中心比較有點知識的人，現在的宣傳方法並未錯誤；但惜乎這一部份人太少，我們宣傳的對象應當為廣大的未受教育的民衆。由此而論，則灌輸相當的史地政治知識實為先決的條件。這事看去似乎很費時間，其實不然，因為每一個具有平均水準知識的人，其知識之養成，雖需十年以上的光陰，但其所用於史地政治二種之時間，亦不甚多。若將今日民衆所需要之最低限度的史地政治知識提出，則其數量亦極有限，所需時間當更縮短。第二、從事這工作的人應當放棄傳統的知識份子及無知民衆間的階級觀念，不然，不能深入民間。以目前下之情形而論，也是我們進行這工作的最適當時間。我們的人民所以抱世界主義，本來為地理環境及歷史所養成，若令環境改變，則思想亦不能不改變。不過改變的快慢，却要看人民感覺力之強弱及環境變化之劇烈程度而定。以目前下之情形論，我們淪陷區人民之慘遭屠殺，後方之橫受轟炸，均為歷史上所僅見。無知人民雖麻木，若謂其仍漠然無動於中，則絕對為不可能。在今日之形勢下，作提高人民民族國家

觀念之工作，當不止事半功倍。至於所需之宣傳材料及學校課本，則應在政府主持下，由史地政治之專門學者編訂，以求整齊劃一，免至分歧。

至於如何增強政府之力量，鞏固政府之地位，根據以前所述，則可知中國過去二十餘年所以不能建立強有力的政府者，完全為政體問題。我們過去不知設法成立一個適宜於君主政體及民主政體過渡期間的政體，所以政府無法成立。至於這個過渡期間的政體應為何種形式，前已述其為開明的君主政體或領袖政體。我們既已推翻了君主政體，則前者為不可能，那我們只有實行領袖政體。領袖政體及君主政體之差異，在乎君主之地位純由武力造成，或者世襲；領袖之地位，則為其個人之才智人格為大多數之國民所推戴而得。（在中國則應說是大多數之知識份子，因為百分之九十的民衆根本不十分注意政治。）其地位不僅不是世襲，而且在工作完成以後，可以息肩。何以領袖政體對我們最合適，則因我們大多數的人民雖無民族國家觀念，但傳統的忠君（或領袖個人）的精神，却仍然潛伏着。有了一個共同擁戴的領袖，不要君主政體的知識份子及不能行民主政體之人民，都可以集中於領袖個人指導之下。領袖的觀念及民族國家的觀念合為一體，馬上可以生出強大的團結力。擁戴領袖的人愈多，則此合力愈大，政府地位自無形中增強，政府力量亦愈見增大，則何事不可為？目下中國事實上也是個領袖政體的路線走，但所可惜的，是仍有不少人士不明此理，不懂傳統的團結環境，在過去及最近，就看見不少言論仍然充滿了謬誤的

政治概念。我們對此應設法廓清之，並乘此內外患而促成的時機，將領袖政體確定了，那麼，敗了固可重新造成反攻的力量，勝了亦可以迅速推進建國工作，不致又發生內部問題。至於領袖政體自不能無缺點，但這是技術問題，在組織上儘可設法補救。

以上所述，是我個人平日的一些感想。至於所述是否合理，因為我是學工程的，不敢自信。我沒有勇氣將他發表，但民族國家的危迫如此却令人不能無言，所以特將他寄上，就正於先生。如可能的話，請在大公報或國聞週報上賜覆。專此謹頌撰安。

李華謙上，七月廿四日陝西興平。

二、我的覆信

李華先生：您這封長信，是前年七月底在漢口收到的，到現在，事隔二十一個月，無意早已斷念於我的回信，但是我却始終未曾忘記要答覆您的信。在當時，因為想要仔細的回您一封信，就因為把這事件看得重要，所以未曾輕率執筆，就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的一直延擱到今天。您這封信，跟着我坐過輪船，坐過飛機，搶過火災，避過空襲，由漢口到重慶，又疏散到鄉下。在漢宜江上，重慶親朋會傳我遇難，到重慶後，也有兩度幾乎送命；但是我仍健在，而您這封信也未會遺失，所以還能於百忙中抽暇來對您作答。不管您是否能看得見，在我總算是了却一大心願。

時間雖已過了二十一個月，您信中所提出的問題，其性

質依然未變，而在抗戰第四年代來談這些問題，毋甯更覺得親切。您所提出的問題，總結起來，只是一個建國問題。抗戰到今天，從敵人方面看，它已絕對沒有滅亡我們中國的力量，最大的問題却在於我們自身。現在是談建國問題的時候了。假使我們沒有建國的能力，縱使抗戰能勝，其結果仍是虛幻的。

我就就您所提出的幾點，加以簡單扼要的討論。

(一) 您問：何以世界各民族國家在對外軍事失敗以後所得結果並不一致？朝鮮印度何以均被夷為附庸？而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的法國及一九一八年歐戰失敗後的德國何以並不失去獨立？我以為這問題就可以用文化的力量來解釋。我常常說「國力是文化的總和」，而這「文化」二字應從廣義解釋，是包涵精神與技能兩方面。法蘭西為何能常保獨立的尊榮？這的不說，只看由十五世紀中葉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法蘭西民族之能熱烈接受希臘文化，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之視自由如生命的精神，就會知道這個民族是富有生命力的。普法戰爭中可稱道的事蹟甚多，只看文學作品如都德的「最後一課」，那「法蘭西萬歲」幾個字，雖在千載之下，亦將躍然紙上。一九一八以後德國何以能復興？憶兩年前曾有人赴德國考察實業，德國一個實業家告訴他說：「大敗後的德國何以能恢復國權？希特勒在歐洲何以能叱咤風雲？就因為德國有克勞伯、西門子、伊根三大工業組織在。在這三個組織之下，有幾千個專家學者做研究試驗，多少萬工人在工作。凡爾賽條約限制了我們的國防與軍備，而這三個工業組織，

在二十年的秘密經營之中，一切都準備好了。這兩段歷史，恰好說明文化的兩方面——精神與技能。至於朝鮮印度何以均被夷為附庸？朝鮮沒有特出的文化，精神上獨立的年齡很少，在技能上也很少發明與創造。至於印度，任何人皆不能否認她是一個文化民族，佛教的影響，至今遺存於東方民族之中。但是，佛教的思想是出世的，印度的文化是向後的。印度民族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而獨立立國的年齡前後不過四百六十年，其餘類皆受外族之蹂躪與統治。印度在傳統上，有宗教之爭，有階級之別，使一個民族永不得統一，而常被挫辱。近代的印度，自一七七四年英國派第一任總督時起，一直受着英國的統治。有的印度人，甚且認為英國人能給他們以治安，使其得享安居之樂。這種精神，豈不太消極了嗎？韓印兩族的自尊心方在滋長，韓印兩族的革命運動正在醞釀，我不敢鄙薄他們。然而一個民族的獨立生存，必須有他的獨立精神與生存技能，則為顛撲不滅的真理。

根據以上的觀點，可以進而討論我們的建國問題了。第一先問中華民族是否有獨立精神？曰：有。中華民族號稱五千年，然就歷史確鑿可考者，依司馬遷《尚書獨覽》與《史記》的話，則從「尚書」的「堯典」算起，中華民族已有四千三百年的文化歷史。在這四千三百年的歷史中，只有元清兩代三百多年是受異族統治，其餘四千年皆是獨立生存，當然不能說中華民族沒有獨立精神。第二要問中華民族是否有生存技能？曰：有。中華民族自有歷史可考之時，即已成爲農業經濟的大帝國，一直獨立繁衍到如今，當然不能說中華民族

沒有生存技能。然而立國於今日之世界，已不能僅僅以此自滿，還需要進步，還需要競爭。以我們的文化技能，在閉關時代，尚兩度受異族的侵凌與統治，自鴉片戰爭以來，海疆大開，西洋的勢力毫無遮攔的侵來，在近百年來的外患激陵中，我們國家的真相，是相當的顯露了。

我曾推究中國致弱之由，以爲端在「愚」與「窮」二字。試看我們的文化，四千三百年系統雖然，有條不紊，這在世界任何文化民族的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我們的文化縱線是堅韌的，而文化的廣面却不足。中國的文化始終操於少數士大夫階級手中，而多數平民是不識字的。我們在縱線上有四千多年的文化歷史，在廣面上却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不識字的國民，這當然是我們文化的大弱點。我們雖不必確說識字就是文化，然而文化的累積却自識字始。我們的國家爲什麼弱？就因爲我們多數同胞還陷足於「愚」的階段上。我們且不必懸想中國有多少大學問家大發明家，假設我們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平均都受過六年國民教育，人人腦中皆有了民族國家觀念，中國國家一定是另外一個樣子。所以我說，我們的建國工作，第一件就是「愚」，這大部份是教育問題。再看我們的經濟，中華民族一開國，就是個農業帝國，一直到現在，還在農業經濟的階段上掙扎。試看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變動，歷史的動亂，多由於人口的繁殖與經濟的發展不相應而起，換句話說，就是鬧窮。因爲我們是農業經濟，一要受土地的限制，二要受天災的脅迫，發展有限，而人口則是幾何數的增殖，所以經過幾百年，人口與經濟不相稱了，使

要起農民動亂。一次動亂，經過幾十年，到人口在動亂中減少了，經濟狀況能夠相應了，則復相安下去。所謂「話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者，就是受着這種經濟律支配。譬如明末的張獻忠李自成，以兩個農村流氓，就能夠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殺人千萬，流血萬里，半壁河山，爲之糜爛。他何以有那樣大的力量？是因爲多少萬饑民要飯吃，完全是「窮」字在作怪。所以我說，我們的建國工作，第二件就是「窮」。我們必須超越農業經濟的階段，把國家工業化了。國家富了，也就強了。這完全是科學問題。試看現代的國家，無論它的思想與政制如何，德謨克拉西也好，布爾什維克也好，法西斯也好，但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必須有高度的工業化。

以上兩點，乃是建國的基本。國爲人之積，若要國家強盛，必先要人健全。何謂「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因有能思索的大腦與靈巧的雙手之故。假使我們有腦而愚，有手而拙，則一愚二拙的人羣，他的國家一定是貧而且弱。這道理，是如影隨形，毫釐不爽的。

以上算是答覆您的問題（1），其實就連第二個問題也答覆了。

（2）您問：中國自辛亥革命推翻君主政體以後，何以始終不能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致發生廿多年內亂建國工作無從推進，造成內憂外患的局面？這因爲我們的文化內容還不夠充實，我們的國家尚未能完全衝開「愚」與「窮」的困厄。

但是，我可以正體的告訴您：中國業已兜出歷史的舊圈

子，而在逐漸的走上現代化的路了。在您的來信中，再三致意於國民的民族國家觀念之提高，也就是我所說的民族的獨立精神之發揮，這條件已相當的有了。這固然要說我們的民族文化中原已含有這種要素，同時還要謝謝我們的勁敵之日本。這的不計，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它日夜的鞭撻我們，提撕我們，把一個「自力立國」的大道理重新告訴我們：九國公約絕不能保障中國的獨立完整，自己不自尊，自己不努力，則中國便將爲琉球朝鮮之續。從那時起，中國的內亂紀錄幾乎可以說結束了，在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全國人爲蔣委員長的安全而憂憤而歡欣的情緒中，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湧現了。這三年來的抗戰，就是國民的這種民族國家觀念在支持，而建國的工作也在這種意識之下進步着。當然還很不夠，還需要普遍，還需要加強，但這進步的趨勢是已很顯然的了。

說到政治制度的問題，我與您的意見不全相同。您認爲：「民主政體則限於人民之思想知識，無法實行。當此過渡期中，我們只可行開明的君主政體或領袖政體。」我的看法，則不盡然。我們因識字國民較少，民權觀念不甚發達，二因生產落後，尚無英國產業革命及法國民權革命後的個人資本主義，所以尙不能立即實行英法式的民主政制。但是如何實行是一個問題，而民主政治的原則却不容否認，它是比較進步的。辛亥革命的內涵，本有兩面：一是民族的，二是民權的。推翻了滿清統治，建設中華民國，原就是民族與民權兩種革命的匯合表現。滿清帝制是被推翻了，共和政體的建設尙未達完滿的程度。這是說我們的建國工作還得努力，但

不是說我們應該重返故步。康梁曾企圖實行開明專制，結果是經不起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浪潮的沖激；袁世凱曾企圖返回帝制，張勳也曾企圖復辟，結果也都失敗了。這都說明進步潮流之不可逆轉。進步的過程縱使有曲折頓挫，只須疏導推進，但絕不是倒車逆轉所能收效。關於建國的根本工作，我已指出「愚」與「窮」的兩大要點，就是：一要普及國民教育，打開文化的廣面，在精神上把民族健全起來；二要利用科學，實行工業化，在技能上把國家富強起來。至於政治制度問題，民治的原則是正確的，但可不必照抄英法美的成

論 歐 戰 之 演 變

自從德國佔丹挪以後，沉寂了很久的歐洲戰事，才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顯示着歐戰已無緩和的可能，大規模的戰爭是爆發了。

佔丹挪，是希特勒在躊躇中所想出來的一條妙計。這一個新的軍路，一方面固然是德國為保障其北海交通，和經濟利益的必然震動，同時也可以說，是軸心國家企圖分散同盟國軍力而在西線南歐，有所策動的先聲，所以斯坎特維亞的戰雲一起，地中海的形勢便日見緊張；地中海風雲起來不久，西線戰事又告發生，此種事實，並非突如其來，似有互相關係。在目前地中海形勢緊張之中，意大利舉足輕重，地位確甚重要。然而從另一方面說，歐戰緊張，也是意大利的不

文辦法。因為在二十世紀的中葉，已非十八九世紀可比，在高度的帝國主義式的經濟競爭之下在我們這種半殖民地國家，已沒有成功個人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的可能。遠瞻建國的前途，在經濟建設上，我們多少須要採用蘇聯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的原則；在政治建設上，則新興的土耳其其很可做我們的鏡子。

來函所觸及的方面很廣，特簡答如此，未知先生以為然否？

王芸生，廿八年四月廿七日於重慶。

周子亞

幸，牠之投機的中立，頗有代以冒險行動來作孤注一擲的危險。意大利是否至於參戰，是目前注意歐局者所最關心之事。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決定權，倒不在於意大利本身，而在於意大利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這個國際環境，就是英法及德國所加於牠的實際壓力。論英意兩國仍仇恨以及慕捷力尼個人的野心，意大利本該早已加入德國方面而在地中海上有所發難了，但是慕捷力尼是一個聰明遇到的執政者，他估計戰爭的價值，覺得意大利在此場合，值不得投入惡賭。戰爭即或德國勝利，意大利所能獲得者，當不會多，一旦德國失敗，那麼意德站在一起，意大利所受之咎，有何能有輕於德？所以自從去年歐戰一起，慕捷力尼即以中立態度公告世界。

有人說慕梭力尼講漂亮話，希望歐戰早日停止，其實據我看來，這倒是一種實情，不論歐戰誰勝誰負，意大利都無好處。在近百年的歐洲外交史上，意大利常站在一個可憐的配角地位。

但是事實的演變，不允許慕梭力尼用個人的聰明才略來巧佈意大利的歷史命運。歐戰初起，英法方面很希望意大利加入同盟，對於慕梭氏的中立態度很表好感。殊不知今日的德意關係，已非往日可比，慕梭力尼固不願上德國的當，但是意大利要是反而出賣希特勒，也有遭受德國突擊的危險，命運注定了意大利不許對德國作不友好的舉動。今日意德之間的軸心關係，遠非往日帝室時代之易於拆散可比。英法經過半年多對意的外交活動，對於此點已經看得相當透澈，留着一個灰色態度的意大利，對於英法只是一個可怕的贅瘤。感於往日事後發動的失策，同盟軍在北歐軍事上失利之餘，不得不不在地中海先來一個示威。慕梭力尼迫於這種示威，為顧全其平日威信，對於英法自然也不能不有強硬表示。現實的壓力有迫使意大利參戰的可能，其原因即在於此。

一旦意大利參加歐戰，歐洲戰爭就會進入第三階段，土耳其捲入漩渦，勢所必然，其餘的巴爾幹小國也將繼丹挪之後塵而為強列所蹂躪瓜分。不但如此，這個以意大利加入為核心的南歐戰爭，必然會波及到非洲大陸，希特勒一定要用全部力量，支持慕梭力尼在非洲和英法作戰，在地中海發難以前希特勒或許會先自荷比奇襲英倫。時至彼時，同盟國在軍事上所處的不利，必將甚於今日，而軸心國家之中

更主要戰術威，運用其聲東擊西的閃電戰術。

從軍方上說，自德軍佔領荷比，進抵海峽以後，同盟國已處於不利地位。但是只要倫敦和巴黎不波德國的閃電戰術所侵佔，我們對於英法的前途尚用不着如何悲觀。歐戰照此演變下去，誰都知道是一個長期戰爭，即或英法的經濟力量設法維持這個長期戰爭而為德國所擊敗時，站在大西洋對岸而與英法發生不可分離之經濟關係的美國，能默許國社黨人統治全歐嗎？只要意大利參戰，大規模的歐洲戰爭確實地發生，美國之加入，也是時間問題，根據美國軍事專家的估計，在一年以內，美國恐將參加歐戰。

除了美國以外，目前置身歐戰以外冷冷地站在歐洲東北角的蘇聯，也有在未來加入歐戰（也許比美國遲一點）的可能。我們看現代的歐洲關係，應當把英法德意俄，特別是英法德俄四國關係連在一起觀察，英國的歷史敵人不是德國而是蘇俄，德國的真正敵人不是法國而是英國，而蘇聯的真正敵人不是英國而是德國。往日英國輔助了希特勒的成功，而今日國社黨人反而抓到英國來開刀，焉知今日德國造成了史大林的膨大而他日蘇俄反轉頭不下手傾覆第三帝國？一個巨大的德意志帝政，其危害於蘇聯的程度遠較一個已在海上擁有勢力的英國為大，而且英帝國的崩潰，得益者只是德意二國，其於蘇聯有什麼好處呢？所以一旦情勢轉變，換言之，就是德國的勢力再為膨脹，只要英國紳士肯向克林姆宮的主人作揖，英俄來一個反德協定，也是極其可能之事。時至今日，英

俄間的經濟衝突，已慢慢地減少了，即或南歐戰爭發生，意德平分巴島秋色，蘇俄的直接敵人，也並不是英國，那麼蘇聯與其坐視德國膨大而為斯拉夫種留一後患，何以沒有轉回頭來與英法攜手，重溫第一次世界大戰初起時的舊夢的可能性呢！第一次世界大戰帝俄先聯英法以敵德，其後復聯德而叛英法，此次情形或許恰恰相反，這個顛倒的歷史奇蹟，在不久的將來也許要重新表演。一旦蘇俄繼美國後加入英法，那麼希特勒的多年辛苦，必有一朝付之流水，而聰明周到的基維力尼，恐怕也沒法憑其慧眼，讓意大利民族置身事外，渡過這個劫運。

就人類的體格和技能上說，德國人不知要比其他的歐美

改革省區之另一方案

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劃制度，自從民初以來，即有人倡議改革或縮小，其理由不外下列諸點：一、中國的省區太大，每省幾幾乎等於歐洲一個國，所以地方當局時常要全省為單位實行割據。省區改小，則力量單弱，不足為割據的根據地，這對於統一有利。二、中國的省區太不自然，例如太湖區域，分屬江浙，清人嘗為腰斬。陝西一省包括絕不相同的陝北高原，關中區域，和漢中區域，所以同省人相觀者胡越。三、過去之省往往為地方軍人所割據，國中有國，地方人已

人強得多少。但是德國人民犯了一種大致命傷，就是德國民族缺乏政治意識，這個缺點使得他們的種種優點不能正當發揮獲取善果。德國人的美點是服從勤勞，但是他們的壞點是愚蠢可欺。希特勒帶着這羣愚蠢可欺的民衆在國際舞台作極大的賭博，可是一旦他把所有的錢全贏了去，焉知沒有人出來把他所有的全盤推翻，大家一無所有？

歐洲戰爭是否會照作者所預料的那樣演變，自然要以南歐是否成為戰場以及意大利是否參戰為前提。一旦歐洲戰爭世界化了，那麼遠東所受的影響自然也不會小。不過我們倒很希望這一日快點到來，因為在世界問題的總解決中，我們的抗戰才能獲得公正解決。

楊曾咸

經將省的觀念國家化了。改革省區，可以根本除去舊時中國有國的地方觀念和封建思想，加強統一的民族意識，以上三點理由都是對的。但改革省區是否即係針對這三點而言？如是針對第一點而改革，那末只要將省區改小就夠了。所以以前有許多省區縮小計劃，只是將民國初年的道改為省而已。看固然是小了，但是歷史告訴我們說，秦始皇的那是很大的，到了漢朝就小了。漢朝的州是很大的，到了隋唐之時，州縮得比漢朝的都還小了。所以漢朝不能不在那

上置州，唐朝不能不在州上置道，宋朝改道爲路，元朝又在路上設行中書省，行中書省設立之初，恰恰像現在之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只是一個臨時的監督機關。到了明朝的行省，就變成了地方行政區劃的單位了。所以我們考察從秦始皇以後兩千年以來的地方行政區劃制度，只是依據下列的公式在演變。這公式便是：第一步置行政區，第二步縮小行政區，第三步行政區縮得太小了，又在幾個小行政區上加一個大行政區，第四步又將大行政區縮小，於是又恢復以前的老套子。兩千年來的省區改制只是依照這個老套子演變。那末，我們現在如要縮小省區，是否又將踏以前的覆轍，這一類問題，都應預先計及。所以單是將省區改小是不夠的。

關於中國省區太不自然的這一點，最近胡適先生已有所論述，中國省區中，自然的較不自然的多，這是事實。如改革省區是針對此點，則這改革方案倒比較容易。但是劃分省區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謀推行政策之便利，一方面這推行政策的機關（省政府）本身也要能夠自己維持自己。假如以自然區劃分省界，那末，齊雅兩屬——至少是雅屬，便應該屬於四川而不該屬於西康。西康仍應恢復以前的疆界，請開任財政上如何可以維持？四川與貴州的疆界是很自然的，因此也使得四川太富而貴州太貧。陝北隴東的黃土高原，是一個很自然的區域，面積也頗夠省的資格，但倘若將陝北隴東劃爲一省，使其自己維持自己，那末若非百政俱廢，便要饑餓鄰省。所以完全自然區域分省，結果不是大小懸殊，便是貧富不均。還有一點，即「政者，衆人之事也」，所

以施政要以人爲單位。假如依照自然區域分割，那末，人口四千三百萬的四川盆地算一省，人口一百多萬的西康分割高原也算一省。相差三四十倍，未免太不平均。這也正是西康建省多年未成，而最近才成的原因。

如果說過去的省是國中有國，改革省區可以消除這種現象，這當然有相當理由。不過國中有國的現象，主要是由於中國領土廣袤，各省風土不同，因之而語言民俗亦有差異。改革的方法，還是要從發展交通，和國民教育上著眼，若單就省區本身着眼，而力求其合乎自然，那末，像四川這樣的省份，便不應再分開。所以好像省區劃界太合自然，反不利於統一，這又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因此，改革省區的問題，異常複雜。作者覺得改革省區實帶有戰略作用在內，即統一國民意志削減地方政權，和確定每省區施政的方針，使之與地理環境相合。因此，改革省區，第一、不能將省區分得太小，因爲愈小便愈分散。第二、應當了解我國歷史上省區制度成敗之要點。近人蔣百里先生說得好：

「從政術上看，各省省治的區劃，也很精密的預備下統一的步驟。就地形上說，浙江的杭嘉湖，江蘇的蘇松太，本來是一個區域，行政制度把蘇松太併入江北而成江蘇，把杭嘉湖併入浙東，不能政治上有所聯絡之功，而且經濟上亦有調劑之效。四川要府極遠雖有二天富饒之區，但是從湖老施治即可直趨西蜀，而漢中却是陝西管的。武漢雖守長江的中區，然下不能管安慶，上不能領岳州。此區劃，固不盡善，所以說我們要自強，我們必須是天然具有此一性的。」

將先生這段議論，認清了中國現行省區制度之妙用。我們要改革省區，便是要擴大這種妙用，發揮這種妙用。我們並不是不了解自然地理區域的意義，但是我們正是要利用我們的區域地理的知識，來發揮這種妙用。

第一、要知道自然區域和統一並不是絕對衝突的兩件事。有應當依照自然區域而劃分的，有不應當依照自然區域而劃分的。例如江西這一省，界劃天然，但無害於統一，因為四面都有路可進去，所以便可聽其自然。又如四川盆地是一個完整的自然區。四周都有險要，但是天賦太厚了，而鄰近諸區域大抵貧瘠。假定以四川盆地為一省，那就未免太富，所以便不應當按照自然區而劃分。

第二、分省絕對不是一個純正的地理學問題，而是與行政，國防，經濟等，都有關係的一個地理學的實用問題。所以人口資源交通都要顧到，而一般人所注意的文化異同，面積大小，根本是不重要的元素。最要緊的，應視省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不是一個可以獨立的區域。應就國防和民族統一來著眼劃分省區，不應就地方的特殊文化來著眼劃分省區。所以同操吳語的太湖流域，不妨分屬江浙，而漢人居住的成都平原和西番人居住的松潘草地應當合為一省。我以下的方案有許多便是根據這一點而定的。

先說四川。四川的紅色盆地，是一個模範的地理區域。在甯雅兩屬未分給西康以前，四川是一個最合乎地理學原則的模範省。而四川地方勢力之強大，過去情形之特殊，亦為全國之最。但是四川以西的川邊高原，南邊的雲貴高原，都

是國防上重要之地。現在固然是「後方」，將來說不一定就是「前方」。中國人應認清自己的國家是個四戰之國，應當謀絕對的國防，而不應當只求一面的國防。所以四川這個盆地，應當使之與盆地以外的高地，連合起來劃分省。作成對西南國防的後方根據地。以四川盆地為中心，向西南分成幾個扇狀的省，以盆地的資源，開發高地，是我們的中心政策。至於川東北一帶，比較貧瘠，不妨放大一點。

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的精華所在，但其西北的松理懋一帶則非常荒涼，所以成都平原加上松理懋，是一個很適當的單位。只是太小，所以我主張將現制四川第三，第十二，第十三，十四，十六，五個行政區，并為一省，名為蜀中省或劍南省。此區包括盆地的西北部，岷江上游，第二區的簡陽資陽仁壽資中四縣應當劃入此省。此省以成都平原的糧食，和沱江上游的絲，棉，木材為其建省之根據，以松潘草地為其發展之對象。省會在成都。

岷江中游川西南舊嘉定府屬為川西南富庶之區，出產的絲，紙，白蠟，俱為重要資源。最近西康建省將甯雅兩屬劃歸西康，但其中除雅屬六縣鄰近西康外，甯屬八縣離康定甚遠，中有小相嶺之險。西康是個未開發之區，甯屬也是個未開發之區，將甯屬劃歸西康，是給西康加重負擔，而不是協濟餉源。所以我主張將甯屬劃出西康之外，將樂山峨邊兩縣和第四行政區全部劃入西康。這一來又給西康增加了二百萬人口，而且岷江中流和大渡河青衣江流域完全屬於西康，這對於西康是個生力軍。此省以絲，白蠟，紙，木材為其建

省之根據，以西康分割高原為其發展之對象，主要工作為同化康人，和開發金礦。省會設康定或雅安。省名稱西康或嘉康。

川南沱江下流，是全川除成都平原外的精華之區，可是其南部便是黔西北和滇東北的高原，比較貧瘠。其西南便是甯屬八縣。是假保護區域，與滇東北昭通東川之保護區域有連帶關係。如果川南滇北與甯屬三者能合為一體，在國防上及開發邊區上，都有很大的意義。所以四川的第二（資中資陽仁壽簡陽除外），第六，第七三區，和第五區的雷馬屏峨四縣及甯屬八縣，雲南的舊昭通東川二府所屬，及黔西北之威甯瀘水赤水三縣，應當合組成一省，稱為叙甯或祥甯省。此區以沱江中下游之糖，水菓，米，鹽，礦產為其建省之根據，以開發雷馬屏峨及甯屬與維持川滇交通為其發展之對象，主要工作為開發礦產林產及水力。省會設宜賓或西昌。

重慶是四川盆地的中樞，雖然農產不甚充足，但有煤礦鐵礦，將來工業之發達可期。商業的範圍，可發展至青康，滇黔陝甘等地。但重慶向南過蒸江便是貴州，是一個窮苦的高原。所以重慶市和第三行以區屬各縣應當和貴州的中西部劃為一省。貴州可分為兩部份：獨山都勻凱安鳳崗之線以東應與湘西合併為一省。此線以西應與川東南合併為一省。極西之威甯，與西北之赤水瀘水，應與川西南合併為一省。如此可使貴州人從此減輕負擔，貴州高原從此建設起來，貴州的苗人亦逐漸同化。此省以重慶附近之農產煤礦為根據，以貴州中西部為其發展之對象。省會在重慶。命名巴南省或重

貴省。

四川盆地的東部是一個褶曲的山地，雖然中間有比較肥沃的河谷。但大都不及川西之富。近年植桐事業發達，為此區開一富源，所以此區可以自給。但不能以之為根據向外發展，所以應該另立一省。名為陝西省或巴中省。此區包括現制之第八（西陽秀山除外），第九，第十，十一，十五各行政區，及蒼溪閬中兩縣。省治設萬縣。

雲南省像個凹字形。但東北都接近川南之昭通東川兩屬已經分給敘甯省。（大約可以北緯廿六度為界）西北部之中甸維西一帶，是康人居住區域。應當劃給西康。大約可以金沙江向南的灣曲，及鶴慶劍川蘭坪之線為界。線以北歸入西康。線以南仍歸雲南，如此則雲南省便由凹字形變成口字形了。雲南人口一千二百萬，如果除去東北區和西北區外，尚餘九百萬人口。此新的雲南省，應注重開發西南的甯滇思茅一帶，省治仍在昆明。省名可改為滇甯省。

廣西人口一千三百萬，可能容納的新增人口也不會多，所以不必再分。不過廣東的欽廉兩屬，應當劃給廣西，而廣西的全州興安潯陽龍勝應當劃給湖南之衡韶省。廣西將來應當向南方發展，現在的廣西是將來中華民族向南發展的根據地。省名可改為桂甯省。省會將來應分設桂林南寧兩地。

湖南是一個富庶的省份。就人口和資源論，可分為湘北湘南湘西三部。湘北的一部份最富庶，洞庭湖平原是湖南的穀倉，但湖之西岸常德桃源漢壽等縣應劃歸湘西，沅江安鄉仍可歸入湘北，長沙以南湘潭湘鄉醴陵歸入湘北，攸縣衡山

便須歸入湖南，安化新化歸入湖北，邵陽歸入湖南。至於湖南和湘西可以資水與沅水的分水嶺為界，例如資水流域的武崗新寧歸入湖南，城步歸入湘西，如此則湖北之一省，以長沙為省會。命名洞庭省或湘中省。湖南之一省，應將廣西之全縣與安瀾陽龍勝，廣東之曲江仁化樂昌乳源連縣連山陽山劃於其內，省會設在衡陽，命名衡韶省。此省以湘桂粵漢兩路之會合點衡陽為中心，而轄境兼跨嶺南北。湘西之一省，而包括黔東和四川的酉秀，頗為廣大，此省之作用，在將所有沅江流域之地，歸併一省。以下游洞庭西岸之有餘，補黔東之不足。省治在沅陵或常德，此區實為古黔中郡轄境，省名即為黔中省，或沅江省。

湖北的人口兩千五百萬，資源稻棉煤鐵俱全，可以分為兩省。東面的一省命名為江漢省，省治在武昌。西面的一省命名為荆宜省，省治在宜昌。有人主張鄂北襄樊一帶另設一省，與河南的南陽盆地，併為一省，如此當然很合於自然，只是豫西太苦了，應當調劑一下，所以我主張南陽盆地仍舊歸給河南，襄樊一帶屬荆宜省。兩省以大洪山為界，隨縣歸鄂東，棗陽歸鄂西，麻城天門沔陽歸鄂東，京山潛江監利歸鄂西，如此兩方的人口資源都差不多。

廣東是一個大省，人口資源，都很繁庶。我主張粵北的韶連兩屬併入衡韶省，南雄始興翁源應併入贛省，欽廉兩屬併入桂省，其餘分為三省。高雷瓊崖，成為一省，定名為瓊高省，或瓊海省，以開發海南島為施政之目的。舊潮惠兩屬及嘉應五屬為一省，定名為潮惠省或潮海省。舊粵

海道屬為一省，北面轄境可以佛崗之盲仔峽為界。將英德劃歸衡韶省，佛崗仍歸粵海省。瓊高省的省會設瓊山。粵海省的省會仍在廣州。潮惠省的省會，最難安排。潮安屬東，惠陽屬西。但此省的精華是在韓江流域，所以仍以潮安為安。福建是個窮省，人口一千一百萬，所以不應再分。有人主張閩北和閩南分成兩省，這完全不必要。而且閩南資源不足，恐怕徒然增加人民負擔。不過為了交通的關係，汀麗的長汀永定上杭武平四縣可劃歸潮惠省。省名福建或閩海。省治福州。

江西人口現祇一千七百萬。有人主張由西面蓮花潭鄉之間起，經過峽江新淦之間，到南城金谿之間作一根線，將江西橫切為二。這是一個辦法，但贛南稍窮。所以加入廣東的南雄始興翁源三屬，稍資彌補。不過我主張江西可不必再分。因為江西的人口，不過四川的三分之一，廣東湖南之半。就江西的地位，和過去內戰的歷史看起來，江西不分亦無害。江西的萍鄉地形說應當屬於湖南，但是現屬江西。安徽的祁門，照地形說應屬於江西，而現屬於安徽。所以我主張將玉山劃給浙江，彭澤劃給安徽。而江西不必再分。福建的光澤，現改隸江西。也是同樣的用意。如此江西去了彭澤玉山兩縣，添入南雄始興翁源。得失亦還相當。省名改稱贛省。省治南昌。

浙江的問題最困難，浙西的杭嘉湖與浙東的寧紹台是不分難的。而因交通的關係，和錢塘江上游的金衢嚴，也似須聯在一起。可以獨立的，只有甌江流域的溫處兩屬，

人口三百九十萬，決不足成爲一省。如果加上台屬六縣，人口可有六百二十萬。但台屬之寧海一縣靠近三門灣，與象山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必須劃給北面那一省。如此，則還有五百九十萬人。而且資源缺乏，食糧不足。只有海產和明礬，爲此區兩大富源，所以很難成爲一省，有人說溫處兩屬可劃給福建，使閩浙兩省富源和人口平均一下。但這將使閩浙間形勢爲之一變。福建在地理上可以直附錢塘江之側面，我們既然將光澤劃給江西，便不應該再將溫處劃給福建。所以我最後的定案是：浙江完全維持現狀不動，並從江西劃入玉山一縣。省名改浙海省，省會杭州。

江蘇和安徽清初稱爲江南省。兩省人口共有五千八百萬。(京滬兩市在內)，合起來可分成三省。江蘇的舊徐海道和淮揚道屬加上安徽的淮泗道屬，成爲一省。但揚屬的沿江岸諸縣，如江都儀徵泰縣應劃出而歸於江南，這是江淮分治的辦法。換言之，不以江淮爲界，而以江淮之間的分水嶺爲界。長江現在已經不是「天之所以限南北」的險要，而是一條交通線。用江來作省界，是毫無意義的；淮河下游淤塞以後，也已不是天然疆界，所以淮南北可成爲一省，江南北也可成爲一省。但自淮河淤塞以後，長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水系上地形上，已經分不出來，但我們仍舊以交通關係來劃分。所以我主張現屬第五行政區各縣，(高郵除外)歸入南面的一省，第六七行政區各縣，歸入北面的一省。北面的一省名爲淮通省或淮海省，省治銅山。南面的一省由江蘇的第一、二、三、四、五、各區所組成，仍名江蘇省或蘇海省，省

治鎮江。(如果戰後南京不作首都的話，省治南京。)其餘安徽的中南部，包括現在的第一、二、三、八、九、十、各行政區，仍組成安徽省，或皖南省，省治安慶。江西的彭澤應當劃歸安徽。山東的嶧縣郟城，河南的永城夏邑，應當劃給淮海省。如此新成立的淮海省，可以通盤籌劃導淮問題，同時有隴海路東段和淮南的煤鐵，兩淮的魚鹽之利，在經濟上頗可自給。

河南是一個大省，也是一個人口過剩的省份。就地形論，似乎可以分成豫東的平原，豫西的山地，南陽的盆地三部分。但如果照此劃分，那麼豫西的一省，將不能自給，所以豫東豫西是不能分開的。只有豫北可以分給河北省，但不能以黃河爲界。大約現在第三行政區各屬應改隸河北，而河北的濮陽東明長垣，應改隸河南。省名改河定省，省治仍在開封。河南的東部平原，人口已越過飽和，加以水旱頻仍，人民生計極艱，應該設法外移。

河北省在前清時，與熱河察哈爾兩部漢人居住區域，合稱直隸省，省境兼轄長城內外，雖然不合自然，但在經濟上和國防上俱有很深的意義。民國以來，先將承德朝陽兩府和附近的蒙旗合併成熱河特別區域，又將宣化府的一部份和外長城以外各屬及附近蒙旗合併成察哈爾特別區域。表面上是重視邊區，其實反到削弱了邊區。其後又將熱察改省，將舊口北道屬劃給察哈爾，從此河北省的號令不出內長城。內長城以外分爲兩省，每省人口不過二百萬。地利德薄，省府財政不能維持。九一八以後，敵以垂手而得熱河，七七事變以後

察哈爾又復淪陷。但是兩省太窮，省政不易修明。第一流從政者，也不願來服務。所以錢財與人才。兩俱缺乏。國防和開發談不到。所以我大膽主張將熱察兩省，和舊京兆與津河道，及關外錦義一帶，（以饒陽河爲界）合併成一省。因爲朝陽與葫蘆島，承德與北方大港，張家口與天津，都是不能分離的地理單元。省名渤海省，省治北平或天津均可。此省之目的，在以平津之有餘補察熱之不足。面積雖大，人口不過二千萬，還不及浙江之多。其餘的保定冀南兩道，另有安排的方法。

山西一省要從地形上看起來，是一個完整的單位。但也因爲太完整了，所以過去也就多少有點特殊。現在要使山西成爲中國的一部分，也要用同樣的辦法。山西的中部舊冀甯道應與河北之保定冀南兩道，河南之第三行政區，合併爲一省，名爲冀井省，或保秦省，（秦與大通），省治在保定或太原。山西西南部的舊河東道應與陝西合併。保秦省設立之目的，是將高原上的煤鐵輸出至平原上，同時利用平原上的棉花，將平漢路沿線，作成中國的重工業區和紡織工業區。山西的北面是綏遠，是一個人口不足，尙未開發的省份，和察熱相同。所以晉北的桑乾滹沱兩河流域，應與綏遠合併爲一省，命名爲雲中省，省治設大同歸綏。綏遠較察哈爾可耕地稍多，開發的前途亦較大。加上晉北的礦產，是可以自立的。

山東就人口論，是四川以外最大的省份。（三千六百萬）地形上雖然分成西部的平原，和東部的邱陵，經濟上却不

能分開。青島是濟南的出口，青島之於濟南，猶上海之於南京，天津之於北平，所以就地形劃分是不合理的。不過魯南的嶧縣和鄆城，在交通上是與臨海路不能離開的，應當併入淮海省。餘仍舊，省名改稱齊魯省，或仍稱山東省。省治在濟南。

陝西是一個窮省，不但不應當縮小，反到應當擴大。除去現有之轄境不動外，山西的河東道屬，應當劃入，而甘肅的東部涇原道屬，（六盤山以東的地方）也應當劃入。如此可以河東之有餘，補陝北關東之不足，省政亦可推進。省會仍在西安。省名可改秦晉省或汾渭省。

甘肅也應當擴大，甘肅人口六百萬，去了涇原道屬六盤山以東的地方，還有四百多萬。甯夏人口六十萬，青海約一百萬，所以甘甯青三省合併，只有六百萬，祇能成爲一省。甯夏和青海，無論就人口論，就資源論，就將來開發的可能論，絕對無法維持一個省的規模。甯夏的阿拉善額濟納，青海的柴達木，都是乾燥的沙漠。間有水草田，範圍有限。以此養省，徒苦邊區人民。結果是削弱了邊疆，並沒有充實了邊疆。甘甯青合併以後，應正名爲隴西省，省治還是蘭州。青海南部的玉樹縣，應當劃給西康。

新疆就面積論，是全國第一大省，就人口論，不到三百萬，可耕地稀少，地下資源調查尙不清楚，即使礦產豐富，而開發起來，需要資本，所以目前固不能分開，將來分開的可能性也很小。因爲新疆的人口單就耕地而論，很少有增加到一千萬的可能，所以新疆是只可維持現狀的。省名改稱定

亞省。

現在說到東三省。東三省的人口，目前約為三千萬，但饒陽河以西已經劃給渤海省，去了二百多萬。將來可能容納的人口，據翁文灝氏估計，約為六千萬，所以分為三省，每省大約二千萬，不算太多。所以我對於東三省的界劃，主張大致維持現狀。遼寧省的開通遼榆以北各縣，應當劃給黑龍江。吉林的伊通遼江兩縣，應當劃給遼寧。這是為了統治的便利。至於省名，遼甯改稱遼海，吉林改稱松花，黑龍江改稱龍江，省治仍舊。但吉林省政府戰後移治長春，較為便利。

最後談到外蒙古和西藏。這兩部份情形特殊，人口稀少，蒙古人口九十四萬，西藏人口七十五萬。（據英文中國年鑑一九三七版）就是除去民族問題不談，單就人口論，絕對不夠建省的。寧夏青海西康的建省，已經錯誤了，一錯不可

青

春

記得法國作家曹拉的約翰戈東之四時 (Quatre Journees de Jean Gaudou) 曾以人之一生比為年之四季，我覺得很有意味，雖然這個譬喻是自古以來，就有人說過了。但芳草夕陽，永為新鮮詩料，好譬喻又何嫌於重複呢？

不陰不晴的天氣，乍寒乍暖的時令，一會兒是襲襲和風，一會兒是濛濛細雨，春是時哭時笑的。春是善於撒嬌的。樹枝間新透出葉芽，稀疏瑣碎的點綴着，地上黃一塊，

再錯，遼藏應當維持現制，除非有了五百萬以上的定居人民，是不能建省的。

所以根據上面的辦法，將中國重劃為蘇海、浙海、閩海、渤海、粵海、瓊海、淮通、齊海、渤海、遼海、皖甯、贛甯、江漢、荆宜、洞庭、衡甯、沅江、峽西、重貴、敘甯、嘉康、劍南、瀘洱、桂甯、河定、保泰、汾渭、隴西、雲中、定亞、松花、龍江，共三十二省。加上蒙古和西藏，一共三十四省區。

編者按：楊先生全文尚有三千字，因受篇幅限制，本期終未能全部刊出。該文未刊部分，係論改革省區的幾個原則，楊先生共舉出六點，而其分費即以此六條規律為標準。作者又答覆分省方案之可能疑問，最後則論及疆區之改革。此未刊部分，將以「改革省區之原則」一題，在下期本刊發表，希望注意此間約讀者，能看到楊先生的全文。

綠雪林

黑一塊，又淺淺的綠一塊，看去很不順眼，但幾天後，便成了一片蔚然的綠雲，一條條滿星星野花的繡氈了。壓在你肩梢上的那厚厚的灰黯色的雲，自然不免教你氣悶，可是他轉瞬間會化為如紗的輕煙，如酥的小雨。新婚紫燕，膩犬雙雙來拜訪我的矮樓，軟語呢喃，商量不定，我知道他們準是看中了我的屋梁，果然數日後，便唧唧連草開始築巢了。遠處，不知是誰眉，還是百靈，或是黃鸝，在試着新吭呢。澗澗地

，不自然地，一聲一聲變換着，像苦吟詩人在推敲他的詩句似的。綠葉叢中紫羅蘭的嘈囂，芳草裏鈴蘭的耳語，流泉邊迎春花的低笑，你聽不見麼？我是聽得很清楚的。她們打扮整齊了，只等春之女神揭起繃幕，便委一個一個出場的演奏。現在她們有了浮動，有點不耐煩。春是準備的。春是等待的。

幾天沒有出門，偶然涉足郊野，眼前竟換了一個新鮮的世界。到處綻着紅紫，到處隱現着虹光，到處悠揚着悅耳的鳥聲，到處飄蕩着迷人的香氣，蔚藍天上，桃色的雲，徐徐伸着懶腰，似乎春眠未足，還帶着惺忪的睡態。流水却瞧不過這小姐腔，他泛着潑潑的霓彩，唱着響亮的新歌，頭也不回地奔赴巨川，奔赴大海。……春是懶慢的。春是永遠的向着充實和完成的路上走的。

春光如海，古人的比方多妙，多恰當。只有海，才可以形容出春的飽和，春的浩瀚，春的磅礴洋溢，春的澎湃如潮的活力與生意。

春在工作，忙碌地工作，他要預備夏天的壯盛，秋的豐饒，多的休息，不工作又怎麼辦？但春一面在工作，一面也在遊戲，春是快樂的。

春不做夏的沈鬱，秋的蕭穆，冬的死寂，他是一味活潑，一味熱狂，一味生長與發展，春是年青。

當一個十四五歲或十七八歲的健美青年向你走來，先有爽朗新鮮之氣迎面而至。正如睡過一夜之後，打開窗戶，冷

峭的曉風帶來的那一股沁心的微涼和龍蔥的佳色。他給你的印象是爽直，純潔，豪華，富麗。他是初昇的太陽，他是才發源的長河，他是能燃燒世界也能燃燒自己的一團烈火，他是目射神掌，長嘯生風的初下山時的乳虎，他是奮展揚蹄，控制不住的新駒。他也是熱情的化身，幻想的泉源，野心的出發點，他是無窮的無窮，他是希望的希望。呵！青年，可愛的青年，可羨慕的青年！

青年是透明的，身與心都是透明的。嫩而薄的皮膚之下，好像可以看出鮮紅血液的運行，這就形成他或她容顏之春花的嬌，朝霞的豔。所謂「吹彈得破」，的確教人有這樣的執心。忘記那一位西洋作家有「水晶的笑」的話，一位年輕女郎嫣然微笑時，那一雙明亮的雙瞳，那二行粲然如玉的牙齒，那脣角邊兩顆圓圓的笑渦，你能否認這「水晶的笑」四字的意思麼？

青年是永遠清潔的。爲了愛整齊的觀念特強，青年對於身體，當然時時拂拭，刻刻注意。然而青年身體裏似乎天然有一種排除塵垢的力，正像天鵝羽毛之潔白，並非由於洗滌而來。又似乎古印度人想像中三十二天的天人，自然鮮潔如出水蓮花，一塵不染。等到頭上華髮，五官垢出，腋下汗流，身上那件光華奪目的寶衣也積了灰塵時，他的壽命就快告終了。

青，最富於愛美心，衣履的講究，頭髮顏臉的塗澤，每天經許多光陰於鏡裏的徘徊顧影，追逐銀幕和時裝鋪新奇的裝服熱心，往往叫我們難以了解，或成了可憐憫的諷嘲。

無論如何貧寒的家庭，若有一點顏色，定然聚於女郎身上。這就碧玉雖出自小家，而仍然不失其為碧玉的祕密。爲了美，甚至可以受身體上的戕殘，有如野蠻人的文身穿鼻，過去婦女之纏足束腰。我有個朋友因而麻而請教外科醫生，用藥燻去一層面皮。三四十年前，青年婦女，往往刷牙時無故拔除一牙而鑲之以金，說微笑時黃光榮露，可以增加不少的嫵媚。於今我還聽見許多人爲了門牙之略欠整齊而拔去另鑲的，血淋淋地也不怕痛。假如陸利官的換頭術果然靈驗，我敢斷定必有無數女青年毫不遲疑地相露其纖纖粉頸，而去歡迎他靴統子裏抽出來那柄劍利如霜小匕首的。

青年是永遠沒有醜的，除非是真正的嫵母和成施。記得我在中學讀書時，眼中所見那羣同學，不但大有美醜之分，而且竟有老少之別。凡那些皮膚粗黑些的，眉目庸蠢些的，身材高大些的，舉止矜莊些的，總覺得她們生得太『出老』一點，猜測她們年齡時，總會將它提高若干歲。至於二十七或三十一二的人，當時文風初開的內地學生年齡有這樣大的，在我們這些比較年輕的一羣看來，竟是不折不扣的『老太婆』了。這樣的『老太婆』還出來唸什麼書，活現世！『薄些的同學的嘴角邊往往會漏出了這樣嘲笑。現在我看青年的眼光也和以前大大不同了。嫵妍胖瘦，當然還分得出，而什麼『出老』的感覺，却已消滅於烏有之鄉，無論他或她容貌如何，既然是青年，就要選他一份美，所謂『青春的美』。挺拔的身軀，矯健的步履，通紅的雙頰，閃着青春之韻的眼睛，每個青年都是差不多的，所以除去年紀也差不

多。從飛機下望大地，由峻原野都一樣平鋪着，沒有多少高下隆窪之別，現在我對於青年也許是坐着飛機而下望的，哈，坐着年齡的飛機！

但是，青年之最可愛的還是他身體裏那股淋漓元氣，換言之，就是那股愈汲愈多愈用愈出的精力。所謂『青年的液汁』(The Secret of Youth)這真是個不會晝夜滾滾其來的原泉，它流轉於你的血脈，充盈於你們的四肢，泛溢於你的全身，永遠要求向上，永遠要求向外發展。它可以使你造成博學，習成絕技，創造驚天動地的事業。青年是世界上的王，它便是青年王國擁有的一切的財富。

當我帶着書跋上講題，下望黑壓壓地一室青年的時候，我們的幻想，往往開出無數芬芳美麗的花：安知他們中間將來沒有李白，杜甫，荷馬，莎士比亞那樣偉大的詩人麼？安知他們中間，將來沒有馬可尼，愛迪生一般的科學家，朱子，王陽明，康德，斯賓塞一般的哲學家麼？學經濟的也許將來會成爲一位銀行界的領袖，學政治的也許就仗着他將中國的政治扶上軌道；學化學，或機械的也許將來會發明許多東西，促成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也許他們中真有人能創無聲飛機，攜帶什麼不學粉，到扶桑三島巡禮一回，聊以答謝他們三年來贈送我們的這許多野蠻醜陋禮品。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們中間有人能向世界宣傳，國優越的文化，和平的王道，向世界散布天下爲公的福音。叫那些以相形爲高的創子們，初期貽誤相顧，繼則心說誠服；青年的前途是浩蕩無涯的，是不可限量的，但能以致此，豈不是望着他們這『青年的

精力？

春是四季裏的良辰，青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是春天，就該島語花香，風和日麗，但露雨連綿，接連三四十日之久，氣候寒冷得像嚴冬，等到放晴時，則九十春光，闌珊已盡，這樣的春天豈非常有？同樣，幼年多病，從藥罐茶鼎間遊去了寂寂的韶華；父母早亡，養育於不關痛癢者之手，像鰥角的草，得不着陽光的溫暖，雨露的滋潤；生於寒苦之家，半飢半飽地揆着日子，既無好營養，又受不着好教育，這種不幸的青年，又何常不多？咳，這也是春天，這也是青年！

X X X X X

西洋文學多喜歡讚美青春歌頌青春，中國人是尙齒敬老的民族，雖然愛嗟卑嘆老，却瞧不起青年。真正感覺青春之可貴，認識青春之意義的，似乎只有那個素有桃達文人之名的袁子才。他對美貌少年，輒喜津津樂道，有時竟教人於字裏行間，嗅出濃烈的肉味。對於歷史上少年成功者，他每再三致其傾慕之忱，而於少年美貌而又英雄如孫策其人者，嚮往尤切，以形體之完美為高於一切，也許有點不對，但這種希臘精神，却是中國傳統思想裏所難以找出的。他又主張少年的一切慾望都應當給以滿足，滿足慾望則必須耍金錢，所以他竟唱「博可少時富，老來貧不妨」這樣大胆痛快的话，恐怕現在還有許多人為之嚇倒吧。他永久羨着青春，湖上雜詠之一云：

萬嶺花開三月天，遊人來往說神仙，老夫心與遊人異，不羨神仙羨少年。

說到神仙，又引起我的興趣來了。中國人最羨慕神仙，自戰國到宋以前一千數百年，帝皇，妃后，貴族，大官以及一般士庶，都鼓盪於這一般熱潮中，對修仙付過了很大的代價，抱了熱烈的科學精神去試驗，堅決的殉道精神去追求。前者仆而後者繼，這個失敗了，那個又重新來。唐以後這風氣才算衰歇了些，然而神仙思想還盤踞於一般人潛意識界呢。

做神仙最大的目的，是返老還童和長生。換言之就是想保持青春於永久。現在醫學界盛傳什麼恢復青春術，將黑猩猩，大猩猩，長臂猿的生殖腺移植入身，便可以收回失去的青春。不過這方法流弊很多，又所恢復的青春，僅能維持數年之久，過此則衰疲愈甚，好像是預支自己體中精力而用之，並沒有多大便宜可佔，因之嘗試者似乎尚不踴躍。至於中國神仙教人鍊的九轉還丹，只有麥子大的一類，磨下十二重樓，便立刻脫胎換骨，而且從此就能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了。有這樣的好處，無怪乎許多人夢寐以求之，為金丹送命也甘心了。

不過鍊丹時既需要仙傳的真訣，極大的資本，長久的時間，吃下去又有未做神仙先做鬼的危險，有些人也就不敢嘗試。況且成仙有捷徑也有慢法，拜斗踏罡，修真養性慢慢熬去，功行圓滿之日，也一樣飛昇。但這種修鍊需時數十年至百餘年不等，到體力天然衰老時，可不又惹起困難麼？於是聰明的中國人又有什麼「春合法」。學仙人在這時候，推算得什麼地方有新死的青年，更將自己的靈魂賣與屍體。

於是頗偏乖狀的變為，立刻便可以變成一個血氣充盈的小夥子。這方法既簡捷又不傷廉，因為他並沒有傷害屍主的生命。

少時體弱多病，在淅風冷雨中度過了我的芳春，現在又感受早衰之苦。所以有時遇見一個玉雪玲瓏的女孩，我使不免於中一動。我想假如她這可愛的身體給了我，我將怎樣，利用她青年的精力而讀書，而研究，而學習我以前未學現在想學而已嫌其晚的一切。便是娛樂，我也一定比她更會享受。這念頭有點不良，我自己也明白，可是我既沒有獲得道家奪舍法之秘傳，也不過是騙騙自己的空想而已。

中年人或老年人見了青年，覺得不勝其羨之至，而青年却似乎不能充分地解青春之樂。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誰說不是一條真理？好像我們稱孩子的時代為黃金，其實孩子果真知道自己快樂麼？他們不自知其樂而我們強名之為樂，我總覺得這是不該的。

再者青年總是糊塗的，無經驗的。以讀書研究而論，他們往往不知門徑與方法，浪費精神氣力而所得無多。又血氣正盛，嗜欲的拘牽，情慾的纏糾，衝動的驅策，野心的引誘，使他們陷於空想，狂熱，苦惱，追求以及一切煩囂之中，如蒼蠅之落於蛛網，愈掙扎則縛束愈緊。其甚者從此趨於墮落之途，及其覺悟則已老大徒悲了。若能以中年人的明智，老年人之淡泊，控制青年的精力，使它向正當的道路上發展，則青年的前途，豈不更遠大，而其成功豈不更快呢？

彷彿記得英國某詩人有「再來一次」的歌，中年老年之

希望恢復青春，也無非是這「再來一次」的意識之刺激罷了。祖與父之熱心教育其子孫，何嘗不是因為覺得自己老了，無能爲了，所以想利用青年的可塑性，將他們搏成一尊比自已更完全更優美的活像。當他們教育青年學習時，憑自己過去的經驗，授與青年以比較簡捷的方法。將自己辛苦探索出來的路綫，指導青年，免得他們再打迴曲折地亂撞。他們未曾實現的希望，要在後一代人身上實現，他們沒有盡足的野心，要叫後一代人來替他們滿足。他們的夢，他們的願望，他們奢侈的貪求，本來都已成了空花的，現在却想在後代人頭上收穫其甘芳豐碩的果。因此，當他們勤勤懇懇地教導子孫時，如其說是由於慈愛，無害說出於自私，如其說是在替子孫打算，無害說是自己慰安。這是另一種「奪舍法」他們的生命是由此而延續，而生命的意義是靠此而完成的。

據說法蘭士嘗恨上帝或造物者的神造人的方法太笨：把青春位置於生命過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寶貴之愛情，磨折於生活重擔之下。他說假如他有造人之權的話，他要選取蟲類如蝴蝶之屬做模範兒。要他先在幼蟲時期就做完各種可厭惡的營養工作，到了最後一期，男人女人長出閃光翅膀，在露水和欲留中活了一會兒，就相抱相吻地死去。讀了這一串詩意的詞句，誰不爲之悠然神往呢。不止戀愛而已，想到可貴青春度於糊塗昏亂之中之可惜，對於法明士的建議，我也要竭誠擁護的了。

不過宗教家也有這類似似的說法，像基督教就說凡是熱

編 輯 後 記

心愛神奉侍神的人，受苦一生，到了最後的一刹那，靈魂便像蠟之自燭中燭出，脫離了笨重軀殼，栩栩然飛向虛中。渾身發大光明，出入水火，貫穿金石，大千世界無不游行自在。又獲得一切智慧，一切滿足，而且最要緊的是從此再不會

最近三期，我們每期都祇有四個題目，這自然是因為近來收到的稿子都比較長的緣故。祇是我們的題目雖少，而篇幅未減，所刊的文章亦仍嚴謹。

王芸生先生這篇「建國問題答客問」，原已約定甚久，夜生活使王先生直至最近方脫稿寄來。李準先生的信和王先生的覆文，其中所觸及的方面既廣而都十分重要，讀者如願參加討論，我們非常歡迎。

最近歐洲戰事，日見劇烈。本期周子亞先生寫了一文，推論歐局可能的演變。此文作於德侵荷比之前一日，五月十

死。這比起法朗士先生所說的一小時蝴蝶的生命不遑勝麼？有了這種信仰的人，對於人世易於委謝的青春，正不必用其歎羨吧。

日後，歐洲戰事，變動頗大，但本文已無法抽出，祇得於校對時稍作增刪。

本刊第一期曾發表胡煥庸先生一篇論縮小省區的文字，得到各方面的注意。本期我們又刊載楊會威先生一篇討論這方面的文字。楊先生是英國孟徹斯德大學碩士，現任東北大學教授。楊先生文後另有編者附註，讀者參閱。

蘇雪林女士現任武漢大學教授。蘇先生近年發表的文字也很少，本期所刊「青春」一文是她最近的精神之作。

(編者)

新 評 論

第七期

政治思想中之人性論……吳恩裕

論五四運動……劉振東

評大公報……儲安平

德侵丹挪……王繩祖

編輯後記……編者

今 日 評 論

第三卷七十期

歐戰的推演與中國的地位……錢端升

論民主國家統制私產的辦法……李樹青

關於種族名詞及民族政策……胡適

土地繼承和農場的分碎……費孝通

戰時運輸的統制……符澤初

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姚芳